

ZHONGHUA
SHICI
YANJIU

中華詩詞研究

中华诗词研究院 复旦大学中文系 / 编

第四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Z H O N G H U A

S H I C I

Y A N J I U

中华诗词研究

中华诗词研究院 复旦大学中文系 / 编

第四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诗词研究.第四辑 / 中华诗词研究院, 复旦大学中文系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11

ISBN 978-7-5473-1370-1

I. ①中… II. ①中… ②复… III. ①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60232号

责任编辑: 刘玉伟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中华诗词研究 · 第四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1000 mm 1/16

字 数: 311千字

印 张: 21.25

插 页: 2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370-1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立足当代

贯通古今

融合新旧

兼顾中外

目 录

诗学建构

- 1 元白先生说诗 李修生
18 两种《近代诗钞》的比较研究 黄仁生
37 当代诗词审美学研究纲要 宋湘绮

诗史扫描

- 47 晚清民国诗家以古体长诗写作求“诗体革新”考说 陈友康
71 另类的经典
——论晚清民国王次回诗歌的流行 耿传友
111 20世纪30年代“词的解放”运动和“新乐歌”的创建 周兴陆
124 论任可澄与民国中期京津词坛 姚 蓉 贾艳艳
138 论周庆云民初旧体诗风的转变与对晨风庐诗人群的
影响及意义 李 昇
154 论中国诗歌中冢墓意象的古今演变 梁思诗
173 不薄今人爱古人
——论《疑庵诗》的继承与新变 李肖锐
193 传统与现代的互补
——论吴兴华“化古”诗的继承与新变 李舒宽
216 “向传统回眸”
——洛夫诗歌基因检测 岳宗洋

诗教纵横

- 232 诗有可解有不可解 查洪德 王树林
252 城市的想象：香港诗词的审美与创新 黄坤尧

中外交流

- 267 王治本在日本越后、佐渡地区的足迹与诗文交流 柴田清继
298 晚清外交官员在开港城市神户的诗文交流
——以水越耕南《翰墨因缘》为中心 蒋海波
333 编后记

元白先生说诗

李修生

【摘要】 本文从认识启功先生廉正方直的做人原则和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来理解其诗说，力图从他对自己和中国古代诗人的评论、诗歌声律论著、新时期古体诗词创作以及新诗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加以解读与阐发。

【关键词】 廉正方直 学术个性 声律 子弟书

元白先生^[1]在介绍自己时会说：“我生于民国元年”，“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不想像阿Q一样，“炫耀自己”“曾阔过”。先生认为在新的时代应该靠自己的本事做事。但先生确实是清代的皇室后裔，是雍正皇帝的九代孙。可是从先生的上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一岁，父亲病逝，十岁时，曾祖、祖父病逝。家中只剩下未出嫁的姑姑、母亲和先生三人，靠祖父的两位学生募集的两千元买的七年长期公债的三十元月息度日。1924年6月，插班到汇文学校附属马匹厂小学，读四年级。1926年，入汇文中学初中，高中读商科。因读私塾时，不学习英语，毕

[1] 元白先生（1912—2005），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满族人，属正蓝旗。中国古典诗文、敦煌文献、《红楼梦》《清史稿》以及文物鉴定、书画等均研究方向。著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启功丛稿》《启功韵语集》，《红楼梦》（程乙本注释本）（程甲本校注本），《清史稿》（校点），《敦煌变文集》校本（与人合作）等。1935年9月至1952年8月，先后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国文系助教、教员、讲师、副教授。1952年9月以后，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故宫专门委员，西泠印社社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

业前又在聚精会神学古文，无法完成汇文中学英语作业的要求，最后只是肄业。但这只是元白先生受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不称赞满族对于子女文化教育的重视。元白先生十岁前，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读过旧式私塾。祖父是翰林，任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善书画，对他的教育特别用心。他三岁时还被送到雍和宫，正式皈依藏传佛教，成了寄名小喇嘛。十五岁到二十五岁，师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斋、齐白石等著名艺术家、诗人、学者。这不仅使元白先生具有高超的画、诗、书艺，而且，为其打下深厚的古文功底，提高了书画鉴赏的能力，建立了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后又经陈援庵先生引入学术道路。像元白先生这样受过系统传统文化教育，经过多位名师指点的文人，恐怕就是在元白先生同辈中，也是少有的。

现在有些作者撰文评述、介绍元白先生，多说他豁达、幽默，有的甚至说他油滑、浅薄。恶评，我们就不说它。就是善意的称赞，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反映先生的品格。先生说：“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但做人的方正廉直是必须的。^[1]因名其室为“坚净居”。先生做人的要求是“方正廉直”，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做到了。我举几个例子：

一是北京西郊香山，有一位教师称他的一处院落是曹雪芹的故居。人民日报社组织专门调查组进行研究，结论是否定的。专家也多是否定的。但最后领导部门还是将它定为曹雪芹故居，公开举行仪式挂牌，红学家都被邀请与会。先生为此写了一首《南乡子·友人访“曹雪芹故居”余未克往》^[2]：

友人联袂至西郊访“曹雪芹故居”，余因病未克偕往。佳什联翩，余亦愧难继作。

[1] 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页。

[2] 本文引先生诗，均出自赵仁珪注：《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解读多参考《启功口述历史》及赵仁珪、万光治、张廷银所编《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因只是根据个人理解，非完整语句征引，均不出注。

一代大文豪。晚境凄凉不自聊。闻道故居犹可觅，西郊。仿佛门前剩小桥。 访古客相邀。发现诗篇壁上抄。愧我无从参议论，没（平声）瞧。“自作新词韵最娇”。

没（平声），在北京话里，就带有一种不相信的态度。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

二是元白先生不愿意称自己是爱新觉罗氏。他解释说：“爱新”是女真语，意译是“金”，作为姓；“觉罗”是满语，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非塔克世“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为“觉罗”。先生认为，满人久已不用这类称谓，现在社会上出现以此自诩自得的风气很无聊。“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所以，有人、有单位给先生写信，加上爱新觉罗的，先生就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20世纪80年代，先生的族人以这个名义开书画展，邀先生参加。先生竟然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二首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和你们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是族人发起的活动，但先生还是十分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三是日本“现代派”书法展览征题，先生的题诗：

水如衣带。人民友爱。文字同源，书风各派。璀璨斑斓，陆离光怪。顾后瞻前，称曰现代。

这首诗对于中日人民友谊称赞，对于书风不同派别肯定。但对于“现代派”，并不赞赏。“陆离光怪”，对方可以接受，但“陆离光怪”是先生

反对的写法。

1938年9月，元白先生在陈垣校长的爱护下，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陈校长不仅关心他的教学，还关心他做学问。所以，元白先生早年一心想专力治学。先生20世纪50年代就准备写三部书：一本为《古代字体论稿》（20世纪60年代出版），是先生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著作，主要研究汉字的构型历史，从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两方面互证，探索古代各种字体的名和实、体和用的关系。先生认为：“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各种字体因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分类而产生的不同意义，才能正确地研究书法学及文字学。”^[1]一本为《诗文声律论稿》（20世纪60年代已完稿）。另一本的名字，先生说过，我记不起来了。三本都请陈校长题签。他现在自己介绍自己的著作时，第三本是《汉语现象论丛》。这本书是针对《马氏文通》的体系以及“以英鉴汉”“以英套汉”“以英补汉”等流派不能说明汉语现象的理论而发的。先生提出：“假如从汉语的现象出发，首先承认汉语自有规律，然后以英语为鉴岂不很好？”^[2]他的这三部著作，是先生在开始治学的第一阶段计划，意图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解读其发展的历史和规律。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为声名所累，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进行科学研究。所以，我们无从猜测先生的计划。但从先生后来关心的学术问题来看，先生对于流行的西方文明影响下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字、文学、学术史的理论，均有自己的想法。先生不会俯仰从人，也不会简单地表示不同意见，而是准备从实际出发，一一进行研究，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论述。

我认为，要认识元白先生廉正方直的做人原则和独具个性的学术思想，才能理解先生的诗说。

先生从少年就喜欢读诗、背诵诗。他的悟性极高。诗，就是先生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语言表达的一部分。有一次，先生与一位外籍华裔作家谈话，对方提了一个问题，先生就从对方问话中，截取七字，以诗回答了问题，并且同时用笔写了出来。对方惊叹不已。我当时在座，计

[1] 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2] 同上书，第210页。

时的话，绝对比七步诗快。先生心脏病突发，送入医院抢救，居然在病榻上口占长句，还说“以其时实不能检韵书矣”。

元白先生的诗词作品，陆续出版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后中华书局合并，出版《启功丛稿》之《诗词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合卷《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全集共收六百七十余首，我认为，先生一生写的诗要多出多倍，这不能反映元白诗的全貌。但这是元白先生的自选集。元白先生自己说：“反‘右’后我的很多热情都被扼杀了，如绘画，但诗词创作却是例外。”“但我从来没直接写过自己的牢骚，只是写自己的一些生活感受。”“自我调侃、自我解嘲的风格达到了高峰。贬我的人说我油腔滑调，捧我的人说我超脱开朗，这也许都不无道理，但如果放在那个时代来看，大概我只能开自己的玩笑了。”^[1]

所以，我认为，解诗要从作品出发，但也不能只从作品出发。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作品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但这有可能只是作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想了解元白先生的诗说，就既要从先生的全部作品出发，又必须尽可能地结合一些有关史料，努力了解全人。

元白先生主张“我手写我口”。一定要写出真性情，真“我”，让别人一读就知道是“我”的诗。别人爱引先生的《自撰墓志铭》，他也以此为代表作：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先生说：

有人称这类诗为“启功体”或“元白体”，起码说明它写出了我的个性。对这个称号我是非常愿意接受的。^[2]

[1] 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2] 同上书，第200页。

李良子在《论“打油诗”的古今演变》^[1]一文中说,这是“豁达者”“悲剧的诙谐”。并且引用朱光潜先生在《诗论》的话,说:“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这些话是很准确的。我们结合元白先生的坎坷经历来读这首诗会有更深的感受。1933年,元白先生二十二岁(按中国习惯说法),陈援庵先生安排先生到辅仁附中教初中一年级国文,教学效果很好,但被分管附中的教育学院领导刷掉,理由是学历不合要求,中学没有毕业,怎能教中学。陈校长又安排他到美术系任助教。以他当时在书画方面的水平,已是公认的名家,担任助教是绰绰有余的。但又因学历问题被刷下。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评议新增教授人选,元白先生全票通过任教授。但他编制在北京师范大学,却被中国画院划为右派。教授被黜免,降级使用,仍然为副教授。这场右派风波,其实又有故事。当时中国画院刚准备成立,根据当时画界舆论,周总理写信,邀请著名画家、学者叶公绰先生从香港回大陆主持此事。元白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画展上受到广泛好评,所以请元白先生兼职帮叶先生做些工作。但这却引起画界党内有一定权势、有意把持画院的人的嫉恨,便利用运动的时机,把元白先生打成右派。理由是:元白先生称赞一位画家时,用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被解读是不满大好形势,反对党的领导。同时也把叶先生打成右派。叶先生的情况反映到上级,摘了帽子。元白先生也摘了,帽子是画院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摘的,可也没有说是怎么一回事。总之,是稀里糊涂戴的,又稀里糊涂摘的。摘了帽子,叫“摘帽右派”。元白先生刻了一方图章,是“草屋”两字。这是引自陶渊明的诗句“草屋八九间”,八是“右派”,九是“臭老九”。“八九间”之意自明。1975年,相依四十年的夫人逝世,作《痛心篇》二十首。次年作《对酒》二首,有“心放不开难似铁,泪收能尽定成河”之句。1977年,《友人索书并索画,催迫火急,赋此答之》说:“左臂行将枯,左目近复坏。左颧又跌伤,真正极右派。鄙况不多谈,已到阴阳界。”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读,不知是否还有人能够

[1] 李良子:《论“打油诗”的古今演变》,见《中华诗词研究》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56—75页。

笑得出来？

论者、读者说到元白先生诗，多引先生这类诗，其实，这只是先生诗作的一类，如赵仁珪先生所说，先生也有大量合乎格律的“古色古香”的精品。先生师从溥心畬先生学画，溥先生喜欢唐诗，论诗主张“空灵”，为了让先生体会空灵的境界，要求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诗。先生画了一个扇面，想让溥先生指点，但溥先生是一提画就先说诗，把诗歌修养看作艺术的灵魂。所以，先生特意在扇面上写了一首诗：

八月江南岸，平林欲著黄。清波凝暮靄，鸣籟入虚堂。卷幔吟秋色，题书寄雁行。一丘犹可卧，摇落漫神伤。

溥先生看了很高兴，才评起画来。这是年轻时有意仿作，且不讨论。翻开先生诗集，这一类作品不在少数。如《近见沈石田与诸友唱和落花诗，文衡山以小楷录为长卷。因拟之，得四首》其四：

无言谁信下成蹊。漂泊因风路总迷。宏愿枉祈春暂驻，沈吟每送日斜西。衰颜憔悴临沟水，硕果辛酸补瓮醯。此去行藏何处问，树阴随分醉如泥。

又如，先生的《启功题画诗墨迹选》中，很多也是让人读后兴味无穷的。反映现实的诗，先生主张不应太直接地叙写时事，不应太就事论事，而是把它化为一种生活感受和思想情绪加以抒发，写的时候应更多地采取寄托、象征的手法。如《藻鉴堂即事》十二首之八：

石栏点笔坐题诗。天宝年来又一时。人事不殊风景异。万民今说六军慈。

前用杜甫诗句，杜甫经历唐天宝时的安史之乱，先生今时写诗，遇到相似的人间事，今日老百姓都说“六军慈”，指的是什么人呢？并没有点

明，但都会知道。

对于一些习见的传统题材和传统形式、传统手法，也努力写出新意。如《和友人游长城》中：“车轨并齐途八达，城关内外语同风。一家两院分南北，堪笑秦皇见识庸。”力求见识新颖是先生追求的目标。我们试看他的《贺新郎·咏史》：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砍断。还使劲，断断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这是先生参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时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先生虽然自身和家庭都处于困境，但他思考问题，仍然是超现实的高度，对于二十四史记载的人和事，作出辛辣的评议。

先生是极富感情的人，对于真朋友是剖心的。他和台静农先生是最好的朋友。20世纪30年代，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周祖谟和先生被称为“燕京十才子”。先生与台静农、牟润孙，因在辅仁附中开始交往，关系更为密切。1937年，与两位先生分手；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先生应许寿裳先生约请，赴台湾省编译局任职，后执教台湾大学；至1990年台先生逝世，虽有书信、著作来往，却始终未能会面。台先生在台湾一直被软禁，无法离开划定范围。先生赴台也遇到台湾有关方面提出的苛刻条件。但读读先生通过诗倾诉的离情，不能不为之心痛。如《龙坡翁书杜陵秋兴八首长卷题后》：

杜陵乡思系孤舟。秋菊何时插满头。识得中华天地大，海堧一寸亦神州。

龙坡翁为台先生号，杜甫《秋兴八首》有“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通过台先生书写的诗句和先生的题诗，可以感受到两位老友深挚的友情和爱国情怀。

先生1976年，《自题画册》十二首之八：

喜气写兰怒写竹（元人语），丛兰叶嫩竹枝长。漫夸心似沾泥絮，喜怒看来两未忘。

有友人邀先生游览，先生想到老母、先妻，都没有游览过，“风物每入眼凄惻偷吞声”（《古诗四十首》之十一）。先生也喜，也悲，也怒，也自嘲，是一位有丰富情感、廉正方直的人。

先生有《论诗绝句二十五首》《论词绝句二十首》评述中国古代诗词作家。自杜甫《戏为六绝句》开始，这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形式。元白先生的见解突破了古代以风雅为正体的评诗观点，突破了以政治标准评诗的通例，而是以诗歌形式的发展，以“真性情”作为评论诗词和作家的标准。其一：

唐以前诗次第长。三唐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元明以下全凭仿。

这首诗是总论，先生认为，《诗经》在诗歌史的长河中是源头，朴实天真，处于不成熟阶段；汉魏六朝诗是含苞欲放的花；初唐是隋酝酿而来的。初唐诗虽然较汉魏六朝有所“消化”，但不如盛唐诗成熟。唐人“嚷”诗，出于无心，实大声宏，肆无忌惮。宋人诗多抽象说理，经过了深思熟虑，富于启发力。当然，也不应简单化、绝对化。《诗经》内也有比较成熟的诗。元明清也有好诗。盛唐、中唐、晚唐诗，又有不同。当然，在同一时期的作家又有差异。所以，评论诗人，全面地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要放在所在的时代，但又要具体分析，不可一刀切。要看其对于前代有何关系，在当时有何作用，对于后世有何影响。总之，先生要求从作家的作品出发，又要具体分析。所论

仅是大趋向。诗歌步入成熟阶段是全国各族精英长期创造的结果。

《论诗绝句二十五首》论及《诗经》《楚辞》及二十一位作家：汉武帝、曹孟德、谢灵运、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白乐天、温飞卿、李义山、曾子固、王介甫、苏子瞻、黄鲁直、朱仲晦、陆务观、姜尧章、吴骏公、王贻上、袁子才、春澍斋。《论词绝句二十首》除批评伪婉约派、伪豪放派二词外，论及十八位作家：李白、温庭筠、李煜、冯延巳、柳永、晏殊、苏轼、贺铸、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陈维崧、成德、西林春。其中诗词重见的作家，有：李白、温庭筠、苏轼、姜夔。先生所选作家，与当时社会上、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热点话题有关。本文对于当时的讨论情况基本不作评述，如汉武帝功过，替曹操翻案问题等；对于一些学术史、文学史的问题以及所论作家的评介，也不可能叙及，如先生诗中说“新安理学盛元清”“诗到昌黎格始全”“江湖诗伯首尧章”等。主要是寻绎先生对诗歌形式发展的思路和对诗人性情的评述，略略陈述自己的学习体会。

先生对于汉魏六朝的诗，最推重的是陶渊明：

有意作诗谢灵运，无心成咏陶渊明。浓淡之间分雅俗，本非同调却齐名。

先生认为，将陶渊明和谢灵运并称不妥。陶渊明的诗，越是写得平淡，内容表现得越深，敢于直抒胸臆，有什么说什么。而谢灵运是有意作诗。当然，先生认为陶诗地位更高，但也并非否定谢诗。在谈到五言诗的发展时，也称赞其《登池上楼》写得很好。唐诗占有主要位置。先生称李白“千载诗人首谪仙”，称杜甫“少陵威武是诗皇”。先生是不同意在两位之间简单地分优劣。郭沫若先生出版《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先生自称没有来得及读，观点也不清楚。先生认为，杜甫熟读《文选》，不作《文选》体。古体诗任意抒发；律诗十分精密，其间偶有不合律者，乃故意为之，近当时俗体，内容也随手拈来，毫无思想束缚。

地阔天宽自在行。戏拈吴体发奇声。非唯性僻耽佳句，所欲随